

作为对话的反讽

A Dialogic Account of Irony

赵旻燕 (Zhao Minyan) 黄华新 (Huang Huaxin)

内容摘要: 反讽的多样性使其很难用统一的理论框架来解释。本文探讨了反讽的对话性本质,并提出一个基于对话的理论框架。对话是反讽存在的前提,反讽是自我声音与他者声音评价性对立的“双声语”。一些棘手的非典型言语反讽在此框架下可以得到解释,对话性也是理解语言层面之外的复杂多样的反讽现象的关键。

关键词: 反讽; 对话性; 双声语; 评价性对立

作者简介: 赵旻燕, 宁波工程学院外语学院副教授, 主要从事认知语用学研究; 黄华新, 浙江大学哲学系/语言与认知研究中心教授, 主要从事语言逻辑和认知语用学研究。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青年基金项目)“基于语料库与眼动实验的汉语元语言否定及其认知加工研究”【项目批号: 20TJC740103】阶段性成果。

Title: A Dialogic Account of Irony

Abstract: The diversity of irony contributes to the difficulty in a theoretically unified explanation to it.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dialogic nature of irony: dialogism is the premise of the existence of irony, and irony is essentially a double-voiced utterance with opposite evaluation in the voice of the SELF and the OTHER. A theoretical framework based on dialogism is put forward, with which difficult atypical verbal ironies can be analyzed, and diversified ironic phenomena beyond language can be explained uniformly as well.

Keywords: irony; dialogism; double-voiced utterance; evaluative contrast

Author: **Zhao Minyan**, Ph.D., is Associate Professor at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Ningbo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Ningbo 315211, China). Her research focuses on Cognitive Pragmatics (Email: zmybarbara0585@sina.com). **Huang Huaxin**, Ph.D., is Professor of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13, China). His research areas are Natural Language Logic and Cognitive Pragmatics (Email: rw211@zju.edu.com).

一、反讽溯源

反讽 (irony) 源于古希腊的“eironeia”, 是“最令人头痛的概念之一”(赵

毅衡 178)，“反讽的本质似乎就是逃避界定；没有哪个定义可以涵盖它的所有属性”（Cuddon 338）¹。米克也曾开玩笑说，“如果有谁觉得自己产生了一份雅兴，要让人思路混乱、语无伦次，那么，最好的办法莫过于请他当场为‘反讽’做个界定”（11）。

反讽概念令人头痛，原因之一在于它在历史长河中不断发展，其内涵和外延都在演变。修辞学、语言学、哲学、文学等不同学科领域都对反讽有所关注：古典修辞学将反讽视为一种修辞技巧和策略；而现代诗学，从德国浪漫主义文论到英美新批评，逐渐将反讽发展成为一种文学审美化地关照与表现生活的艺术手段、哲学态度甚至创新与结构原则²：反讽是文学创作的基本图式和内在结构，也是自我在世界的存在方式和看待世界的哲学态度。随着语言学的发展，反讽的语言特征受到关注，其生成和理解机制更是现代语言学，尤其是语用学研究的重点。各领域之间互相借鉴，反讽概念更显得盘根错节，难以厘清。

此外，反讽现象的纷繁多变，是反讽难以界定的另一个原因。反讽涵盖了各种性质迥异的现象：“戏剧反讽”、“命运反讽”、“自我反讽”、“态度反讽”、“总体反讽”、“世界反讽”（……）但是这些反讽现象的分类“不少重复和交叠（……）加重了笼罩着它的迷雾”（米克 17）。学界普遍承认的最基本的分类是将反讽分为言语反讽和情境反讽，各种反讽现象可以作为其亚类。从研究范围讲，相较其他领域的研究，反讽的语言学研究集中于言语反讽，但是即便如此，言语反讽中也还是有许多非典型的棘手的案例没有得到解释。

反讽概念难以界定，反讽现象又如此复杂多变，但是抛开这些，在特定语境中，人们总是能够自然而然地辨识出反讽，感受到它的魅力，可见在纷乱的反讽现象背后必定有某些统一的核心要素，使得人们可以顺理成章地给各种现象冠以“反讽”之名。有不少学者，如米克、巴比等人就通过分析其要素来避开直接给反讽下定义这一“不可能完成的任务”³，而反讽语言学研究的三大主要路径——经典理论、回声论、假装论更是基于反讽的三个要素发展起来的。

二、语言层面的反讽研究

反讽语言学研究的经典理论基于标准定义的路径⁴，认为言语反讽是一种基于意义反转、逻辑否定的特殊的语言形式，其语句陈述了一种意义，而意

1 凡未特殊注明，引文均出自笔者译。

2 参见 余向军：“论反讽叙事对读者的召唤”，《中国文献研究》4（2004）：31。

3 参见 米克：《论反讽》，周发祥译（北京：昆仑出版社，1992年）37。

Katharina Barbe, *Irony in Context* (Amsterdam: Benjamins, 1995) 9.

4 See Paul Grice, “Logic and Conversation.” *Syntax and Semantics, Speech Acts*, Peter Cole and Jerry L. Morgan eds.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1975) 41-58.

图表达的通常是对立的或矛盾的意义。例如，下大雨的时候说：

(1) 真是好天气。

在反讽标准定义看来，(1) 与事实相反，表达的是话语命题意义相反的意义：天气真糟糕。循着标准定义或者经典理论，又发展出了间接否定¹、语义逆转²、评价反转³等理论。但是，这种标准定义并不适用于所有反讽话语。威尔森和斯帕博提出了一个经典的反例⁴。想象一下 A 邀请朋友 B 五月份去托斯卡纳，因为在他看来五月的托斯卡纳总是艳阳高照。但是刚到就下起大雨，B 说：

(2) Oh, Tuscany in May!

显然(2)中反讽义并非与字面义相反，于是产生了第二种关联理论框架下反讽的回声论(echoic theory)研究。回声论认为言语反讽是对归属于某个人或某群人的思想或话语表征的回应，但说话者并不附和此话语或思想，而是与之保持距离，从而表达反讽态度。(2)中B的话回应了A先前的想法“五月托斯卡纳总是天气很好”，但很显然B并不赞同，通过回应A的观点，B实际上在嘲讽A。同样，回声论也只能解释一部分反讽现象，并非所有反讽都是回声性的，如(1)中很难找到回声来源。

克拉克和葛瑞格提出的第三种路径——假装论认为，反讽就是“假装一个蠢笨的人对一个不明就里的人说话”(Clark and Gerrig 121)。例如，评价一个专坑朋友的人：

(3) 他可真是个好朋友!

此例中，反讽发话者假装成为一个蒙昧无知看不清朋友的人，对一个假装的不知情情况的听者说话，识别出假装对理解说话者的反讽态度至关重要。

1 See Rachel Giora, Ofer Fein and Schwartz Tamir, "Irony: Graded Saliency and Indirect Negation." *Metaphor and Symbol* 13 (1998): 83-101.

2 See Ken-ichi Seto, "On Non-echoic Irony." *Relevance Theory: Applications and Implications*, Robyn Carston and Seiji Uchida eds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1998) 239-255.

3 See Alan Partington, "Irony and the Reversal of Evaluation." *Journal of Pragmatics* 39 (2007): 1547-1569; Marta Dynel, "The Irony of Irony: Irony Based on Truthfulness." *Corpus Pragmatics* 1 (2017): 3-36.

4 See Deirdre Wilson and Dan Sperber, "On Verbal Irony." *Lingua* 87 (1992): 53-76.

还有一些理论,如暗示假装理论¹或相关不恰当理论²等,改进了前三种理论,但并未解决这些理论解释力不足的根本性问题³。

总结前人研究成果,这些理论是有一定道理的,它们至少体现了反讽的一些基本要素,例如否定和对立、回声性、假装等。当然,对它们的批评也不无理由,因为这些理论各自只解释了一部分反讽现象,有时候理论之间还显得互相矛盾,似乎针对的不是同一个对象,如果再加上言语反讽之外的其他反讽,这些理论就更加捉襟见肘了。可见,面对反讽这样复杂多变的现象,相应的理论需要有更大的解释力,也需要跨越语言层面来探讨反讽。巴赫金的对话理论有望提供解答:在各种反讽现象共同核心要素的基础上,给出一个相对统一的理论框架,并且能够超越语言层面对情景中的反讽和叙事层面的反讽作一些探讨。

之所以选择对话理论,首先是因为反讽跟对话涉及共同的范畴:巴赫金的对话不仅涉及语言层面,还超越了语言层面:如果把文学作品看成是对话的媒介,那么对话可以发生在文本叙事层面的作者、叙述者、人物、读者之间;如果像巴赫金一样把对话看成存在的方式,自我必将依赖于对话而存在,自我声音必然渗透着他者的声音,那么对于同一情景很容易就会形成两种对立的视镜。而反讽现象就像前面提到的,既有语言层面的言语反讽,也有叙事层面的反讽,还有涉及存在论的反讽。其次,对话与反讽有着天然的契合:对话是自我与他者之间的对话性对立:生活中一切全是对话,也就是对话性的对立⁴,对话性对立极易构成叙事主体声音之间的对立和意义的曲折,从而呈现出叙事的反讽意味;对话所带来的双重视角也极易将两种对立的时空或情景并置,而产生情景反讽;讽拟体双声语更是现成的反讽类型。最后,对话理论也符合当前的研究目的,希望通过对话理论,可以跨越纯粹的语言层面,在更多层面上对纷繁复杂的反讽现象做出统一的解释。

三、反讽的对话性本质

巴赫金作为上世纪最杰出的思想家之一,他的对话理论体系对哲学、文艺学、语言学、心理学等影响广泛而深远。巴赫金的对话超越了狭义的言语交谈,他从言语交谈中抽象出对话关系和对话性,作为其对话理论的一个核心概念。在巴赫金看来,话语不仅具有外部的对话性——处在与他者的对话

1 See Sachi Kumon-Nakamura, S. Glucksberg and M. Brown, "How about Another Piece of Pie: The Allusional Pretense Theory of Discourse Irony."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General* 124 (1995): 3-21.

2 See Salvatore Attardo, "Irony as Relevant Inappropriateness." *Journal of Pragmatics* 6 (2000): 793-826.

3 参见 刘正光:“反语理论综述”,《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4(2000):16-20。

4 参见 辛斌:“巴赫金论语用:言语、对话、语境”,《外语研究》4(2002):8;王一川:《语言乌托邦》(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

互动之中，也具有内在的对话性，即话语内部存在两个以上相互作用的声音，它们形成同意和反对、肯定和补充、问和答等关系，是具有同等价值的意识之间相互作用的特殊形式。¹

巴赫金认为，对话是社会交往的基本方式，对话概念离不开话语主体，他强调话语主体之间交互的重要性。²“天气真好”和“天气真糟糕”这两个命题，如果离开话语主体，就只是没有灵魂的语言材料，它们形成逻辑否定关系，但两者之间不存在对话关系。只有当它们出自两个主体，代表各自的评价，才真正进入对话。话语主体的观点、立场、评价、态度等，被称为声音（voice），代表着主体在某一话语中的存在。³对话结构反映了话语主体各自立场确立和协商的过程，意义在此过程中产生。

反讽的对话性首先体现在反讽的存在离不开对话所处的语境，并且反讽必须以推测对话者心理状态为前提；其次，言语反讽话语内部呈现出双声语的对话结构；最后，反讽提供了自我与他者两种声音并存的空间，打破了传统修辞学“言在此而意在彼”的独白性质，但是不同于其他双声语的是，反讽中他者声音与自我声音呈评价性对立关系。

（一）对话：反讽存在的前提

反讽的对话性意味着话语主体的开放性和主动性，自我的立场、观点和思想意识对他者开放，主动积极地参与对话，主动回应他者的声音，并且善于引起他者对自己声音的回应。如巴赫金所言“说者力图在他者理解视野中确定其话语方位，并进入与这个视野的各种因素对话的关系。说者打入听者的他人视野，在他人的领土上，在听者的统觉背景上建立自己的表述”（董小英 43），也就是说要进入对话，说者就必须预测听者的知识水平，对他者特定的视角进行揣摩，评估当时的语境，并预测他者可能的应答和话语效果，而这些正是反讽之所以为反讽必不可少的条件。反讽依赖说者对听者信念、意图、知识水平等认知状态的预测和判断：同样是雨天的情况下，同一句“天气真好”，如果说者推断听者不知道当时天气情况，这句话就不是反讽而是谎言；如果说者推断听者知道当时天气情况，那么说者的意图就是反讽。而从听者角度来讲，如果听者知道当时在下雨，但说话者却说“天气真好”，那么只有在听者推断说者知道听者自己知道当时天雨的情况下，才能解读为反讽，否则就可能是谎言（听者判断说者知道听者不知道当时天雨）。

这种对他人心理状态（知识、信念、意图等）进行表征，并以此来理解、

1 参见 董小英：《再登巴比伦塔：巴赫金与对话理论》（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4年）46；李曙光：《巴赫金超语言学理论的重新语境化及其在书面新闻语篇分析中的应用》（南京：南京师范大学，2007年）64-65。

2 See Mikhail Bakhtin, *Problems of Dostoevsky's Poetics* (Minneapolis, MN: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84).

3 参见 辛斌、陈腾澜：“语篇的对话性分析初探”，《外国语》5（1999）：8-13；Valentin Voloshinov, *Marxism and the Philosophy of Language* (Cambridge, MA: Harvard UP, 1986).

预测和判断其他人的言语和行为的能力被称为心理理论 (Theory of Mind) 能力。¹ 反讽需要听者对说者的信念和意图作二阶推断, 即自我对他者对自我的心理状态的推论。心理学、脑科学、语言学的实验研究表明, 一些孤独症患者、脑损伤患者以及幼童无法理解反讽, 正是与他们二阶心理理论能力受损或不足有关。² 这从实证的角度证明了反讽离不开自我和他者的对话这一前提。

反讽的对话性还体现在反讽只能存在于对话的语境中, 反讽极度依赖语境: 同一句话“天气真好”, 晴天所言, 即为真实断言; 雨天所言, 则可能为反讽。与隐喻等非直义句不同的是, 抛开语境, 隐喻照样能够存在, 因为隐喻虽有字面的和引申的两重含义, 但内在的对比和类比活动都发生在作为类比对象的事物自身内部, 所以隐喻的含义是语义逻辑的发展和延伸 (巴赫金 (第 6 卷) 592-593), 而反讽则是应语境而生, 脱离语境, 反讽也就不存在了。新批评的布鲁克斯 (C. Brooks) 更是把反讽定义为“语境对于一个陈述语的明显的歪曲”³, 反讽“承担语境的压力, 它的意义都得受语境的修饰 (……) 它们的关联, 它们的合适性, 它们的修辞力量, 甚至它们的意义都离不开它们所植基的语境”⁴。离开了对话的语境, 反讽也不存在了。

反讽依赖于对话的语境和话语双方的信念、意图、知识水平等认知状态, 对话是一句话成为反讽的先决条件, 正是对话造就了反讽。

(二) “双声语”: 言语反讽的对话结构

对话意味着包容性, 即便是在自我的独白之中, 也还是能够包容他者声音, 允许他者声音的存在, 尽管自我声音与他者声音可能对立、冲突。因此, 除了常规的发生在不同话语主体之间的对话, 如通常的言语交谈, 对话也可以发生在同一言语内部, 如独白中的“双声语”, “两种意识, 两种观点, 两种评价在一个意识和语言的每一成分中交锋和交错, 亦即不同声音在每一内在因素中交锋” (巴赫金 (第 5 卷) 110); 同一言语中暗含了两种判断、两个主体, 即说话者与他者, 两种声音一明一暗, 或赞同、或反驳、或一问一答, 形成对话⁵。双声语因为他者与自我声音之间的不同关系和利用他者声音的不同目的而产生了不同的双声语变体——仿格体、讽拟体、暗辩体。⁶ 讽拟体中, 自我为表现立意而利用他人话语, 例如前面的言语反讽 (1)、(2)、(3) 中, 都包含着自我与他者的两种声音: (2) 中本身就是引用了朋友 A 的话, 他者

1 See N. J. Mitchley, J. Barber, et al., “Comprehension of Irony in Schizophrenia.” *Cognitive Neuropsychiatry* 3 (1998): 127-138.

2 See Laura Monetta, M. Christopher Grindrod and Marc D. Pell, “Irony Comprehension and Theory of Mind Deficits in Patients with Parkinson’s Disease.” *Cortex* 45 (2009): 972-981.

3 参见 赵毅衡编: 《“新批评”文集》(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8 年) 335。

4 参见 赵毅衡编: 《“新批评”文集》(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8 年) 336。

5 参见 辛斌: “转述言语与新闻语篇的对话性”, 《外国语》4 (2007): 36-42。

6 参见 王永祥、潘新宇: “对话性: 巴赫金超语言学的理论核心”, 《当代修辞学》3 (2012): 40-46; 凌建侯: “文学话语的对话性分析”, 《社会科学家》7 (2012): 9-12。

声音——朋友的观点、意识再明显不过了；而（1）和（3）中他者的声音实际上代表的是人们普遍的愿望——人们总是希望有个好天气和普遍的价值判断——朋友总是好的。自我的声音与他者声音交织在一起，同时又保持距离，自我声音所代表的价值立场和意向与他者相对立、相抵牾，发生冲突，最后迫使他人话语服务于完全相反的目的。

讽拟体双声语中可以找到现代言语反讽理论三种研究路径的交汇点，反讽的对话理论框架统一了反讽中对立、回声和假装等因素，前人看似矛盾的观点可以整合在对话论的框架下：首先，标准反讽定义所认为的字面义和反讽义相反其实就包含在自我与他者声音的对立之中，逻辑否定、语义逆转是其最常见的表现形式；其次，回声论中回声来源即他人声音；最后，假装和表演是假装论的基石，而假装的实质就是戴上他者面具，用他者声音说话，假装论中的他者声音是显而易见的。

（三）反讽中的他者声音

巴赫金为解释反讽提供了一个初步的统一理论基础，但要应对复杂多样的反讽现象，这个分析框架需要更具可操作性，需进一步细化反讽对话存在的基础——他者声音：引入他者声音的原因，其类型，以及他者声音进入话语的方式。

第一，为何要费劲地在自我声音中引入一个与之对立的他者声音？直截了当的话语不是会简单得多吗？

首先，他者声音的存在打破了独白，制造了一个多重话语的空间。

对话原则认为在自我之外还应该存在他者意识，他者与自我平等的参与对话，他者的声音可以被反驳、被否定，但是不会被终止。他者积极回应自我声音，而不仅仅是自我观照下的客体。自我重视他者的声音，期待他者的应答，承认他者的声音在意义构建中有与自我等量齐观的重要性。

就反讽而言，传统修辞学所认为的“言在此而意在彼”或者语言学基于语义否定的经典理论都是独白性质的，反讽仅仅只是为了起到强调的效果，反讽的意义是单一的：取代字面意义。作为对话的反讽与传统修辞学不同，自我与他者各自保持独立，其意识互不相融，具有充分价值的不同声音组成他者声音，营造了一种对话的空间和丰富的、多层次的语义场，他者与自我价值的悖反产生张力，意义不再是非此即彼的直线，而是在对话的空间里，曲折迂回；自我声音也并非最终结束、取代他者声音。他者声音有充分展示自己的权利，在对话空间中两个声音互相质疑，互相辩论，在对话的过程中产生更丰富更多元的意涵：除了表面的话语内容之外，还有对待他者声音的态度，自我声音驳斥他者声音，讽刺他者观点，有时还甚至嘲讽自我；此外，在这一对话空间里，自我与他者声音制造的张力和意义的留白，带来了多重阐释的可能性，这意味着反讽言语的听者或者反讽文本的读者也必须进入对话空间，参与潜在意义的实现，成为意义的创造者。

其次，反讽话语中存在他者声音的另一个重要的目的是与自我声音对立，形成对比，进而产生评价和审美意义。

众所周知，通过语言表达观点是日常交流的核心组成部分，评价和情感成分经常出现在话语中，中立和完全客观是不可能的。但是评价有个程度问题，且评价是主观的，这都造成了评价的模糊性。语言使用者需要利用各种手段来解释他们对所谈论对象的积极或消极态度，对立的双声语就是这些手段之一：只有通过比较和对比事物、思想或事件，才能得出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坏的，才能进行评价。巴赫金认为“拿两个彼此互不相干的言语来对比，只要它们稍微涉及同一主题（思想），彼此便不可避免地要进入对话关系。它们在共同主题、同一思想的疆域内互相接触”（巴赫金（第4卷）318）。这里有一个重要启示：他者声音与自我声音不一致时，声音的交锋交错，观点的碰撞，充满了审美和价值的评判。在这个意义上，反讽是不同价值体系对比的结果。反讽双声语中自我与他者之间的对立、比较，凸显出各自价值，最终产生评价。

在话语中引入他人声音是一种表达评价的方式：反讽话语在传递信息的同时进行评价¹。反讽的几个重要理论途径对评价的关注也进一步印证了这一点：格莱斯抓住了反讽的评价性质，认为“反讽与情感、态度或评价的表达密切相关”（Grice 124）。斯帕博和威尔森也指出“反讽总是隐约地传递一种态度（拒绝或批评）”（Sperber and Wilson 239）；假装论也提到了“反讽最终要通过识别伪装达到批评或褒扬的目的”（Clark and Gerrig 122）。

因此，反讽中自我声音和他者声音之间的对立或不相容本质上是评价性的而非逻辑性的。人们总是认为反讽背后的一个显著原则是逻辑否定或语义相反，但是逻辑否定只能解释例（1）这样反讽义为字面义的否定形式的句子，而在其他许多反讽现象中就会捉襟见肘，如例（2）。但是如果从评价的角度出发，例（2）中“Tuscany in May”在A看来总是天气晴好，他者声音是正向评价的；而与之对立的自我声音，是负面评价的，“Tuscany in May”意味着坏天气，评价被反转了。可见，如果要对反讽话语中起决定性作用的他人话语和自我话语的对立性进行统一解释的话，就不应该将两种声音的对立解释为逻辑否定而应该寻求一种更为普遍的形式，即价值的对立，逻辑否定只不过是价值对立的一种特殊表现罢了。

第二，他人话语有哪些类型，又是如何进入反讽话语的呢？

“他人话语，只能是具有强烈个性特点的个性命题，才能具有指向隐秘的另一个说者的标记功能”（董小英 99）。引入双声语的他人话语不是纯语言材料，而是具有鲜明个性色彩和独立判断的话语用词、思维方式、表达方式。个性命题作为他人声音，在文本中最明显的表现形式，是以某人的话语或思想的方式出现。他者声音具有明确来源，例如某个特定的人说过的话或想法，

¹ See L. Hutcheon, *Irony's Edge: The Theory and Politics of Irony*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4) 2.

就像例(2)中A说过的话或者想法,便是最明显不过的他人话语。此类他人话语还有典故、格言、权威话语、行话、流行语等。此时,说话者通过直接或间接引用或者暗指,使得他人声音进入反讽话语。在这种他者话语具有强烈个性特征的反讽中,引入他者声音,可使他者成为嘲讽挖苦或谴责的对象,或者如克拉克和葛瑞格所说的反讽的受害者(victim)(Clark and Gerrig 122)。

此外,他者声音也可以是社会规约、常识、真理、人们一般认知倾向、普遍的社会价值判断等,这些都不具有强烈的个性特点,如何成为反讽话语中的他者声音呢?作为社会动物,个人的认知倾向,往往反映了社会的价值判断,而一般情况下个人意识不到这些普遍价值的存在。但有时候,人们对某一事件状态的评估可能与社会价值判断和人们的审美倾向背道而驰,这时候社会价值就与自我价值判断相对立而凸显,成为他者声音。在社会价值判断的基础上构建他者声音,为的是与自我声音对照,形成反差,强化评价。例如,人们通常倾向于认为“朋友是好的”,这也是普遍的社会价值判断,但是往往事与愿违,朋友可能背叛了你,此时你的价值判断(自我声音)是“朋友太差劲了”。当然你可以直接表达你的声音:“朋友太差劲了”,但是如果你在社会价值判断的基础上构建一个他者声音“朋友真好”与自我声音对立,反讽也就产生了。引入社会价值判断作为他者声音,与自我声音形成强烈反差,强化对朋友的负面评价。

四、作为对话的反讽:超越语言

(一) 叙事中的反讽

比起日常会话,文学作品中的对话关系更为丰富多元。如果文本被看作话语,看作交流的介质,那么对话关系就不仅存在于作品中的人物与人物之间,作者、叙述者、人物、读者都可能成为对话者,这也意味着如果这些对话者声音存在着价值上的对立,反讽很可能随之产生。

中国古典小说叙述者与作者大多具有同一性,也就是说叙述者与作者的声音一致,往往代表当时集体的意识和普遍的社会价值观,例如中国古典文学作品《水浒传》、《三国演义》等,作者认同这种价值观,并通过叙述者宣扬这种价值观。叙述者因与作者同一而拥有了作者的权威,读者往往会服从这种权威,认为叙述者所言就是作者所指,并接受其背后的价值观。但是《红楼梦》的叙述者却是“不可信”的,作者的声音隐藏着,与叙述者保持距离,“弄笔狡狴”,实际上,作者无论是思想情感还是审美态度上,都与叙述者相背离,作者的自我声音与叙述者声音发生碰撞,于是反讽便产生了。通过这种反讽式的叙事方式,作者嘲讽叙述者及其背后的社会价值观。

《红楼梦》中叙述者引了“后人”评贾宝玉的两首《西江月》:

无故寻愁觅恨，有时似傻如狂，纵然生得好皮囊，腹内原来草莽。
潦倒不通世务，愚顽怕读文章。行为偏僻性乖张，那管世人诽谤。

富贵不知乐业，贫穷难耐凄凉，可怜辜负好韶光，于国于家无望。
天下无能第一，古今不肖无双。寄言纹手夸与膏粱，莫效此儿形状。（曹雪芹 高鹗 22）

叙述者声称此《西江月》“批的极确”（22），他的声音代表着封建正统，是一本正经的严肃批判。但是综观全书意旨，贾宝玉正是作者所极力颂扬的，是浊世里的美玉，真挚、纯粹而美好，叙述者对宝玉的批判，带有迷惑性，是“不可靠”的，这种批评因为反讽而消解，转而却变成了对叙述者的嘲弄，进而嘲弄叙述者背后的封建正统和当时社会流行的价值观。读者如果认同叙述者的观点，也会成为被嘲弄的对象。只有聆听叙述者和作者对话的声音，把握两者的评价体系，体悟作者的思想情感、审美倾向，才能与作者达成默契，正确理解其中的反讽意味。

对话也会发生在作品中的人物和作者之间。《红楼梦》中众人对宝玉的评价，真真是如警幻所言“百口嘲谤，万目睚眦”（曹雪芹 高鹗 39-40）¹：仆人们眼中的宝玉“色鬼无疑”（13）“自幼性格异常”（136）、“放纵驰骋，任情恣性，最不喜正务”（136）“痴疯癡癡”（527）、“外清而内浊”（527）、“也没个刚气儿”（527）、“徒有其表、糊涂颠倒”（527），姐妹们评宝玉“无事忙”（320）、“成年家只在我们（女人）队里混”（236）、“假长了一个胎子，究竟是个又傻又呆的”（574），“（说话）不是呆话，就是疯话”（574），就连父母都称他“酒色之徒”（12）、“弑父弑君”（243）、“孽根祸胎”（20）、“混世魔王”（20）……从文本内部句子层面很难发现反讽，但是如果跳出句子层面，让人物的声音和作者声音发生对话，就能够品出其中的反讽意味。宝玉为社会正统所不容，为庸众所不齿，在当时是个异类，是个叛逆者，但却是作者极力称颂的人。从语言表层看来是众人批评宝玉，但是考虑进对话关系，不难发现实际上作者在嘲弄众人，以及众人代表的当时的正统观念和世俗价值，这种反讽式的批判更为有力和深刻。

（二）超现实反讽（Surrealistic irony）

这一类反讽之所以被冠以超现实主义之名，是借用了超现实主义文化运动所信奉的“不受任何理性支配的思想”，“相信梦想的无所不能和思想的任意发挥”²，简言之就是荒诞陆离：例（4）中像小龙女那样睡在一根绳子上，例（5）中跳完水用网捞上岸，例（6）骑着独角兽去阿拉斯，这些都像梦境般离奇。

1 本文有关《红楼梦》的引文均来自 曹雪芹、高鹗：《红楼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以下引文仅标注页码，不再一一说明。

2 See Andre Breton, “What is Surrealism?” *André Breton and the First Principles of Surrealism*, ed. F. Rosemont (London: Pluto Press, 1978) 122.

- (4) A: 你晚上睡哪儿?
B: 我会在房间的两面墙之间拉根绳子, 然后睡绳子上。
- (5) 东京奥运跳水项目受热捧, 田亮也受到关注, 与网友互动。
A: 跳水运动员会不会游泳?
B: 不会, 跳完用网捞起来。
- (6) A: Are you going to school tomorrow?
B: No, I am riding my unicorn to Alaska!¹

这类反讽一般都是对先行话语 A 的应答, 而先行话语总是显得多余、无聊、愚蠢或不可能。反讽话语 B 中, 他者声音荒诞或脱离现实, 反之, 自我清醒、严肃, 是理智的评判者, 自我对他者做出评判: 他者声音是荒诞不经的。超现实反讽打破了严格的日常对话的惯例, 以荒诞不经回应先前话语的无聊、愚蠢、多余、无意义、不可能。潜藏的自我声音通过批判他人话语的荒诞, 进而批评先行的话语 A 毫无道理、没有意义、愚蠢或者多余乏味。这里遵从着这样一个逻辑: 一般的对话是建立在理智的基础之上, 因此如果先行话语是理智的, 那么回应话语也是理智的, 现在应答(反讽话语 B)是荒谬的, 那么先行话语 A 也是不理智的或没有意义的。自我声音以荒诞不经的他人话语作掩护, 并以同样的荒诞的逻辑做出回应, 而不是直接批评别人的话为废话、蠢话、不切实际的话, 避免了正面冲突。

超现实反讽在王小波的作品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他的《黄金时代》充满了离经叛道的荒诞感。小说一开始就在一本正经地谈论陈清扬到底是不是破鞋。北医大医生陈清扬被下到偏远农村, 因长得好看而被贴上“破鞋”的标签:

“大家都认为, 结了婚的女人不偷汉, 就应该面色黧黑, 乳房下垂, 而你脸不黑且白, 乳房不下垂且高耸, 所以你是破鞋。”²这是典型的王小波式归谬法: 荒谬的前提推出可笑的结论, 再以结论的可笑反证前提的荒谬。“要想证明自己不是破鞋, 就得证明自己的贞洁; 如果证明不了, 那只能成为大家心中的破鞋。”(王小波 1)显然, 依照“大家”的逻辑, 陈清扬无法证明自己的贞洁, 因而似乎无法摆脱“破鞋”的污名, 于是她真就选择了与王二偷欢, 成为了真正的“破鞋”。但当这种关系公开后, 她却反倒摆脱了“破鞋”的污名。

这里的他者——“大家”遵循着荒谬的逻辑, 作者对这种荒诞保持着理智和警醒, 作者的自我声音以一种刻意的荒腔走板的调子讲述着他者的不自

1 See E. Kapogianni, “Irony via ‘Surrealism’.” *The Pragmatics of Humour across Discourse Domains*, ed. Marta Dynel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2011) 51-68.

2 参见王小波: 《黄金时代》(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17年) 1。

知的荒唐逻辑，展开了一张那个时代的荒诞图景，以荒诞对抗荒诞，这就是王小波的深刻之处。

（三）情景中的反讽

与言语反讽不同的是，在情境反讽中，往往没有反讽者，只有反讽的观察者和被讽者。¹情景反讽中反讽已经提升到存在的高度，它考量的是观察者在面对世界的悖谬、荒诞以及面对自我的生存困境所持的哲学思考和生存态度。²“反讽也许具有‘形而上’的性质和总体的性质，反讽观察者认为，整个人类即是人类存在状况所固有的那种反讽的受嘲弄者”（米克 99）。对于反讽的观察者而言，世界的矛盾、悖谬和荒诞以及自我存在的困境才是真相。反讽既是一种人生观也是一种存在观，因此它不仅关涉客体的矛盾悖反，同时亦关涉主体的自我意识。³正是因为了解这种真相，以及对存在的困境的清醒的自我意识，观察者才能发现情景中的反讽。而受到命运嘲弄的人，因为其盲目无知而显得可悲可笑。

世界本已经充满了悖谬和荒诞，反讽者只需带着“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的超然与冷静，或者说“保持一种奥林普斯神祇式的平静”⁴，作为一个旁观者来发现事件或情境中的反讽：情景反讽的观察者冷眼打量着佩涅洛佩的求婚者对扮成乞丐的奥德修斯的冷嘲热讽，却不知道死期将至；俄狄浦斯为了挣脱命运而出走戎拜，却不知道自已竟直奔宿命而去，当他咒骂杀死拉伊俄斯的那个不知姓名的凶手时，却不知道自已正是那个凶手。《红楼梦》中人物赞着“鲜花着锦，烈火烹油”（88），“说不尽这太平气象，富贵风流”（123），但是作者的声音却疏离、漠然地讲述着命运的无常，世界的乖谬，“忽喇喇似大厦倾，昏惨惨似灯将尽”（38），终不免“似食尽鸟投林，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39）。《花凋》结尾处，病重的川嫦伸脚去试母亲买的新鞋时，还在说“这种皮看上去倒很牢，总可以穿两三年呢”，谁知她却“死在三星期后”（张爱玲 34）。不同于言语反讽的话语内部自我与他者声音的冲撞，情境反讽中，单独的场景或事件是很正常的，并无任何诡譎、乖谬之处，可它们一旦被并置于自我与他者的双重视镜之下，便显露出命运的乖张、逻辑的悖谬和世界的荒诞来。情景反讽是作者将观察到的悖谬的情景或事件并置，以让读者体会到其中的反讽性，而只有具有反讽意识的人才能真正体会到情景中的反讽意味。

本文从分析反讽的对话性本质出发，描述反讽的对话结构和构成反讽对话的他者声音，试图提供一个以对话性为基础的理论框架，反讽要素在其中

1 参见米克：《论反讽》，周发祥译（北京：昆仑出版社，1992年）41。

2 参见陈振华：《中国新时期小说反讽叙事论》（山东：山东师范大学，2006年）73。

3 参见陈振华：《中国新时期小说反讽叙事论》（山东：山东师范大学，2006年）73。

4 参见华莱士·马丁：《当代叙事学》，伍晓明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227。

可以被整合起来。对一些跨越了语言层面的反讽现象的分析，也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了这一框架所具有的解释力。由此，只有读懂了对话关系，才能真正理解反讽。

Works Cited

- 巴赫金：《巴赫金全集（第1-6卷）》，钱中文、白春仁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
[Bakhtin, Mikhail. *Complete Works of Bakhtin* (volumes 1-6). Trans. Qian Zhongwen and Bai Chunren. Shijiazhuang: Hebei Publishing House of Education, 1998.]
- Bakhtin, Mikhail. *Problems of Dostoevsky's Poetics*. Minneapolis, MN: U of Minnesota P, 1984.
- Barbe, Katharina. *Irony in Context*. Amsterdam: Benjamins, 1995.
- 曹雪芹、高鹗：《红楼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
[Cao Xueqin and Gao E. *A Dream in Red Mansions*. Shanghai: Shanghai Publishing House of Classics, 2009.]
- Clark, Herbert H. and Richard Gerrig. "On the Pretense Theory of Irony."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General* 113(1984): 121-125.
- Cuddon, J. A. *A Dictionary of Literary Terms*(5th edition). London: Andre Deutsch, 2012.
- 董小英：《再登巴比伦塔：巴赫金与对话理论》。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4年。
[Dong Xiaoying. *Climbing the Babylonian Tower Again: Bakhtin and Dialogism Theory*. Beijing: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1994.]
- 米克：《论反讽》，周发祥译。北京：昆仑出版社，1992年。
[Muecke, D. C. *Irony and the Ironic*. Trans. Zhou Faxiang. Beijing: Kunlun Publishing House, 1992.]
- Sperber, Dan and Deirdre Wilson. *Relevance: Communication and Cognition* (2nd edition.). Oxford: Blackwell, 1986.
- 王小波：《黄金时代》。南京：译林出版社，2017年。
[Wang Xiaobo. *Golden Times*. Nanjing: Yilin Publishing House, 2017.]
- 张爱玲：《红玫瑰与白玫瑰》。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2年。
[Zhang Ailing. *The Red Rose and the White Rose*. Beijing: Beijing Shiyue Publishing House of Literature and Art, 2012.]
- 赵毅衡：《新批评——一种独特的形式主义文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1986年。
[Zhao Yiheng. *New Criticism: A Unique Formalist Literary Theory*. Beijing: China Social Sciences Press, 1986.]